

中国悬疑小说系列

张策·著

无悔追踪

线装书局

无悔追踪

张策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悔追踪 / 张策著. — 北京: 线装书局, 2013. 7
(中国悬疑小说系列 / 李迪主编)
ISBN 978-7-5120-1040-6

I. ①无… II. ①张…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55388号

无悔追踪

著 者: 张 策

责任编辑: 李 琳

装帧设计: 张家增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15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册

定 价: 27.00元

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代序)

李 迪

在这个早春的下午，曾凡华对我说，你为我们编一套“中国悬念小说经典丛书”吧！说话的时候，他的脸如窗外阳光一样灿烂。

我跟凡华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他是《解放军报》文艺部主任，力主编发了我的中篇小说《这里是恐怖的森林》，开创了军报小说连载之先河。遗憾的是，之后，军报再也没有连载小说。我的那个作品就是一部悬念小说。30多年过去了，身为作家、诗人的凡华，在线装书局任总编辑仍壮心不已，带领全社同仁，奋力开拓名字颇为古老的出版社的崭新局面。

说话间，他向我展示了书局新出版的线装本“当代大家散文丛书”，主编是我的好友王必胜兄。宣纸柔软，油墨清香，让我爱不释手。随意翻看其中贾平凹的《定西笔记》，淳朴浓郁的西北风情扑面而来，像成群的麻雀飞起，如一大片麻布飘过，又像山里的簇簇野棉花云朵般绽放。丛书中还有陈忠实的《漕渠三月三》、铁凝的《农民舞会》等，姚黄魏紫，各呈其妙。

谈及出版悬念小说，凡华说他的悬念情结一如既往，

希望这套丛书能通过曲折的故事讲述，关注社会问题，颂扬人性之美和正义可贵。说着，便把书局各要塞同仁一一请来，现场办公。编辑、美术、出版、印制、发行，兴致勃勃，各抒己见。有高人提议，要选就选最经典的作品，丛书名能不能叫“最悬念”？OK！

选题一致通过。散会。

悬念小说往往跟案件纠结。悬疑丛生，扑朔迷离。案情大白之日即悬念破解之时。

那天，几个热心此道的朋友聚在昆仑饭店座谈这个话题，地点是海岩提供的。因为他不但是“便衣警察”，还是这个饭店的老总。其间，主持人发问卷检测各位智商，“请用一句话说出什么是悬念小说？”我想了想，写下一句特土的话——

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

我朴素地认为，不论是施贤臣施大爷得梦访案，还是福尔摩斯趴在地上人肉搜索，不论是开创了“乡间别墅派”的阿加莎指使笔下的波洛在东方快车上摇晃光头，还是松本清张以精准的点线破译出天才音乐家杀人背后的悲情世界，其所布阵的悬念及事件中有血有肉的人物，表现的都是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

警探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罪犯亦然。同样，读者跟随扑朔迷离的悬念，也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从而得到阅读快感，拍案叫绝。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就是悬念小说。

这就是悬念小说的魅力。

当你被一部精彩的悬念小说吸引，你也许会随着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不知不觉跌宕其中，使自己成为里面的一个角色，为寻找出路左冲右突，掩卷良久而不能自拔。

其实，现实生活又何尝不如此？几乎每个人都曾经或正在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都曾经或正在演绎自己的真实版“悬念小说”。要么，你是警探；要么，你是罪犯；要么，你是案件目击者；要么，你是坐在法院旁听席的旁听者。总之，你无法躲避，你无法选择，你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或惊心动魄，或化险为夷。当经历这一切后，你也许就爱上了悬念小说，甚至动笔写悬念小说。从阅读或写作中，寻找感应，弥补缺憾，重温过往，考问良知。

我在自己的真实版“悬念小说”中就扮演过“罪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不妨在这里悬念两分钟，打破为丛书写序的一般规律，尝个新鲜。

1971年，我在云南勐腊建设兵团1师6团9营当知青，写了一篇小说《后代》，发表在昆明军区出版的部队文艺丛书《磨刀歌》里，责任编辑是作家张昆华。小说有幸被云南人民出版社相中，约我前往昆明修改。在那个年代，请工农兵作者进城修改作品是很时髦的行为艺术。我在昆期间，云南蒙自驻军42师宣传干事杨芳优找到我，说师

首长看了小说很喜欢，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做梦都想。杨干事说征兵季节他会来勐腊接我入伍。真是天上掉馅儿饼还肉多葱少！我心花怒放，很快完成了改稿。这时，我接到兵团1师宣传科的通知，让我前去报到。在临回兵团前，省文艺界请我参加创作座谈会。会上，诸位大仙装神弄鬼大谈“三突出”创作原则。我在发言中却说，《后代》中的主角始终没出场，同样达到发表水平。语出，会场静如死。我说完拍拍屁股打道回府。北京大爷就这样儿！

从昆明回勐腊必经景洪，兵团1师师部在此。我前来宣传科报到，邱科长说，你不要回勐腊了，就留在师宣传队搞创作，调动手续我们很快办，办好后派车送你回去取行李。哎哟喂，好事连连，天上又掉下一张香河肉饼，我赶紧张大嘴接着。没等吃到嘴，一天傍晚，邱科长找到我，阴着脸问，你在省里改的小说怎么样？我说改好啦很快就会出版。他眼里好像藏了个小人儿，是吗？你再问问？我就跑到邮局给出版社挂长途，对方给我个喜帖子，啊，啊，已经下厂印了。我兴冲冲返回禀告。不料，邱科长摇摇头，假话！他四下看看无人，压低声音说，这件事我本来不该跟你讲，你的小说根本没下厂。出版社不但撤了稿，还给我们来了函，说你在会上攻击江青的“三突出”，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来函已经转团里去了，听说营里都准备好了批斗会。师里不能留你了，明天就要派人送你回去。你……你不能回去，下面的批斗会弄不好能把人打死！

啊？！邱科长的话如当头一棒。我蒙了。我想不到。

我浑身发抖。所有美梦瞬间粉碎，黑云压城城欲摧。

不能回去，师里又不能留，我往哪儿走？

我无路可走！

天暗下来，已看不清邱科长的脸，只见他眼里闪着光，你不是说部队想要你吗？我点点头。那你快去问问，能不能现在就去？真是救命稻草！我又跑回邮局挂长途。女营业员死羊眼盯着我。难道她知道我是“反革命”？我的心怦怦乱跳。听到电话里传来杨干事的声音，我急中生智，叫着表哥表哥！把杨干事叫傻了。斜眼看看女营业员不再钟情，我这才说，杨干事，我现在就想去部队！杨干事更傻了，啊？不是说好征兵时……你出什么事了吗？我捂住嘴说，你救救我！杨干事好像一下子全明白了，你电话多少号？你别走开，等我回话。我告诉了电话号，离开柜台，躲进阴暗角落，像马一样竖直耳朵。天黑透了，外面刮着风。邮局里早已没了顾客，只有我一个人，像鬼！我等电话，我等回音，我等生死。我在希望与失望的轮回中煎熬。不知过了几年，女营业员说你走吧，我们要下班了。就在这时，电话铃突然炸响，把我俩都吓掉了魂儿。杨干事在电话里急迫地说，你来吧，马上来！跟谁也别说！我问，到哪儿？他说，思茅。我说，好！

事后，我才知道杨干事接到我的电话，就去找了政治部主任王定一，紧跟着他俩又敲响师政委办公室的门。张跃水政委当即表示，不管有什么事，让他先来部队再说！于是，杨干事紧急通知我赶到思茅，那儿离景洪最近，是

42师125团驻地。

逃跑！马上！

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

紧要关头，不能犹豫，也不容犹豫！

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

杨干事让跟谁也别提，可我不能不跟邱科长说。他不会害我。但是，为防万一，我还是昧着良心隐瞒了关键词，邱科长，部队让我马上到蒙自去。话一出口，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反革命，不敢再正眼看对方。邱科长沉闷一会儿，突然问，你有通行证吗？我立刻愣了。那时边境管理很严，沿途军警设卡盘查，外出必须有通行证。我所持的通行证往返一次有效，回勐腊可以，去思茅不行。邱科长说，通行证师里开不了，你只能回团里开。但你一回团里就别想走了。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到勐腊去找这个人，求他帮助。记住，一切要秘密进行！今天晚上你也不能回宣传队了，夜长梦多。我给你点儿钱，到街上找个鸡毛店住下，明天一早坐头班车回勐腊。通行证一到手，调头就上思茅，千万不能耽误。明天师里发现你不在了，肯定会派人找！

我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感谢邱科长的，也记不清当时是如何离开他的。但是，我却永远记得他！当我写到这里时，他就出现在我面前：脸黑黑的，眼睛小小的。对比身高，他的头和脸都显得有点儿大。因为，他真的太矮了，像传说中的武大郎。他是现役军人，听说是被冤枉了才下放到建设兵团。他让我秘密联系的人，是跟他同时被下放到

6团的现役军人杨士相。杨在团部任军务参谋，职责就是签发通行证。

那一夜，无处落脚的我，连鸡毛店也不敢住，在长途车站的墙脚下缩成一小团儿。月冷，风寒，虫鸣。每句人声都让我心惊，每个黑影都让我肉跳。何为罪犯？此为也。第二天一早，我上了头班车。为了不让人发现，我不但在脸上抹了泥，还假装睡觉用衣服蒙住头。躲在衣服里，大睁着眼，大支着耳。我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修炼成反侦察老手？……

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我秘密潜回勐腊后，情况又如何呢？

就此打住，留下悬念。

下面，我介绍入选本丛书的作家张策。他的入选作品就是你手上拿到的《无悔追踪》。

策爷，是圈儿里人送他的京味儿雅号，可见张策人缘之好。身为全国公安文联秘书长，忙得不可想象，一个月要跟飞机谈N次对象。想约他见面聊聊，未果。他写了短文给我，我刚看第一句，吓了一跳，再细看，噢，是合法。怎么合法？你往下看——

我和一个合法组织保持着长期友好但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个组织叫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

我需要解释一下以上表述。

合法组织，说明该组织是在有关部门登了记的，而且从事着光明磊落的事业。这一点，在这个组织的名称中已经表明，它是搞侦探推理文艺的，推动创作，兼顾评论和研究。特意强调了合法，是因为当年组织成立时有一小段时间是不合法的，或者更准确说是当时正为合法而奔走。

后来，在大家努力下，合法了。

长期友好，是说我在这个组织成立时就和他们厮混在一起了。他们，是指一群侦探推理文艺的爱好者，是这个组织的创始人，是一群非常值得钦佩的为侦探推理文艺无私奉献的人。我和他们关系不错，一直不错，我至今还兼任着该组织的副会长，也算是该组织高层领导之一。而若即若离的说法，则颇有些含混，也有些微妙。我思忖良久，觉得这说法也还准确。因本职工作繁忙，我是不能常参加组织活动的。

我为此而惭愧。

也还有一点小想法，不妨在这里公开了吧。我一直不知道我的写作是否应该归于侦探推理范畴，所以和该组织在学术上自我感觉不是太合拍的，或者说有一种自愧不如的感觉。若即若离，像两地分居的夫妻，法律上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却有距离，甚至天各一方。文学这东西是存在这种现象的，体裁之间不那么清晰。散文体的小说，小说体的报告文学，最近有了某某体诗歌，我读了认为不过是分了行的白话而已。这现象对错暂不讨论，但总归形式是有的。我的很多作品，坦白说写的时候没按侦探推理小

说写，却也被评论说成是侦探小说，有的还被大加赞赏。我尽管有点茫然，有点哭笑不得，但也没反驳。相反，却激起了我研究侦探推理文艺的一点兴趣。

其实细想想，文学真的是不计较一些类别之分的。从物竞天择的角度讲，杂交更有优势。借鉴侦探小说的悬疑和曲折，是可以让小说更好看的，何况我写的大多是公安题材小说。在我的作品中，警察本就是主角，而他们更是现实中侦探推理的主角，侦查办案是他们的本职，缉拿罪犯是他们的天职，他们和犯罪分子间的猫鼠游戏，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因此，说我是写侦探小说的，大概也没错。警察的工作当然是以侦探推理为主，怎么写也回避不开的。我心甘情愿地和组织保持长期友好但若即若离的关系，也缘于此。

姑且称我的小说为侦探推理小说吧，我在我的侦探推理小说中更多地体现了对人物的心理和情感的刻画，体现了对警察这个职业在历史和国家命运中的沉浮。我喜欢把警察放在一个历史的纵轴和一个社会的横轴的交接点上，看他们的困境和挣扎。在这一点上，我挺残酷的。我认为警察这个职业是最接近人的内心隐秘的，而把他们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境地，他们和他们周围人的内心才会暴露无遗。

我不大在意那些在细小环节上的洞悉和想象，不大在意一环扣一环的推理，我喜欢把悬念放大，喜欢那些诸如

“我是谁？我的命运是什么？”这样一些在有些人看来悬而又悬的宏大命题。

也正因为如此，我对线装书局的“最悬念”命题颇感兴趣。最悬念，大概也就应该是最大的悬念吧，我认为，我们每个人的生都面临着一些巨大悬念，例如：我们活着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对于警察来说答案似乎是要比其他职业的人明确一些的。任何一个警察都会告诉你，我的一生就是和罪恶做斗争。这好像有点假正经，但其实是肺腑之言，充满正能量的肺腑之言。

把这样的警察写好写透，我似乎有点不自量力。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能乐此不疲地努力下去。而且，珍惜我在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中的位置和友情，为自己是这个组织的一员而骄傲。

行文至此，要感谢北京侦探推理文艺协会，感谢该组织让我和侦探推理文学有了不解之缘。感谢所有从事侦探推理文艺创作的朋友们，你们的大作常使我大开眼界，有醍醐灌顶之感。感谢线装书局的“最悬念”选题，更要感谢著名作家李迪先生把我这个半侦探推理小说作者拉进了这个选题的创作队伍。最后，感谢上苍，赐给我一生的饭碗：写作。

写这篇小稿的这天，《中国作家》第二届“剑门关文学奖”评选结果揭晓，女儿雨铮的中篇小说《雨过天晴》获奖。欣喜之余，再谢上苍，给了我生命的延续。

目 录

无悔追踪	(1)
无言寻找	(40)
刑警队	(87)
人鬼神	(156)
新闻发言人	(208)
命运之魅	(253)

无悔追踪

1

命运是个什么玩意儿？

它是精灵，还是鬼怪？它是哲人，还是稚童？它是历史，还是现实？它是圆，是方？是苦，是甜？是真，是假？……

我寻求答案，却依然糊里糊涂。

我只隐约知道，对于我和我们家老爷子来说，命运也许就是那个瘦瘦高高、似笑非笑的家伙……

2

我要讲的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我们家老爷子。

故事发生的年代是遥远的，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那年代是激动人心的，革命领袖的手指在军用地图上戳点着，

每点到一处那里便很快会飘起留着弹洞的红旗。

命运在这时和我的老爸爸开了第一次玩笑。

怀着一腔革命热情的地下共产党员想投笔从戎，可组织上的一纸介绍信却把他送进了刚刚组建的公安局。

准确地说这在当时对他来说没什么区别。那年代的人纯朴。老爸爸庄重地穿上了带着“公安”臂章的军装，从此走上了一条漫长、痛苦、坎坷、光荣……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道路。

我要讲的故事便发生了。

那是一个热得人流油的夏日，连蝉的鸣叫都显出了倦意。老爸爸匆匆忙忙地赶回派出所，他心里蹦跳着一个紧张的欣喜——他管界一个洋车夫告诉他，恶霸“四阎王”悄悄溜回家来了。那洋车夫曾有个不甘受凌辱的妹妹就死在“四阎王”手上，洋车夫苦大仇深爱憎分明。

缉捕“四阎王”归案是上边早就下了的命令。年轻的老爸爸仿佛看到一枚立功奖章在他面前闪光。他匆匆地赶回派出所叫人，边走边想象着把“四阎王”堵在被窝里的那种愉快。

派出所门口，他和一个瘦子撞个满怀。

此人叫毛四林，留用的前国民党警察。冷不防的相撞使此人的猴儿脸上撞出些笑纹来，搭讪一句：“回来啦？”

“嗯……”我爸爸无心回话，径直走进门去。

“我买包烟去。”毛四林对着他的背影说。其实这话说不说两可，可这留用警察还是说了，而且说的不太自然。

我爸爸冲进派出所的院子，直奔所长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在他鼻子前面拉开了，长着大络腮胡的所长也正扎着武装带冲出门来。

“小肖，你来得正好！快招呼人，抓‘四阎王’去。”

我爸爸一愣，奇怪所长怎么已经知道了？正疑惑间，办公室里又走出个人来，我爸爸一下子便明白了。

这是个瘦瘦高高、似笑非笑的家伙。

我的老爸爸在向我回忆这故事时曾反反复复地强调了这一刹那间的感觉。那不是被人抢了先的恼怒，也不是对此人来报告的感谢，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疑惑，一种隐隐约约的被戏弄感。我笑老爷子多疑，他却瞪我一眼，断言我麻木不仁。

当时那种情况当然不容老爸爸多想。一行人等匆匆准备了一下就涌出派出所。临行，大胡子所长对那瘦高的家伙说：“您也跟着去一趟吧。”

那家伙弓一弓腰，轻声答了个“是”。

这个细节我爸爸也记得很清楚，他说那家伙当时分明做了个标准的立正动作。一个普通的小市民会做这地道的军事动作吗？应该不会。

这就是疑点。老爷子说。

“值班的呢？毛四林呢？”在走下派出所的台阶时，大胡子所长突然问道。

“他说他买烟……”我爸爸说。

大胡子的脸沉了一下，挥手叫大家快走。

那天的行动应该说是快速的，可“四阎王”还是溜掉了。他那布置豪华的卧室里一支大烟枪还是温热的。那年代人